



山水吟

郁颜

草,那么多草
如此不修边幅
一直没人打理,却也长得顺眼
荒野之处,越不经意,却越有惊喜
所谓自然,即如此吧

恰如此山,有多高
路该往哪走,水该往哪里流
山风在哪拐个弯
似早有隐秘的安排
这样想来,我甚至想与它们为伍
无需自作聪明地寻思所谓人世的规则和秩序
也不至于终日浑噩,不知所往

山中没见着小兽的身影
也没人看到过传说中的大师
在四季的流转里,一切有形无形之物
均被史册描摹进风物志
因而,也让它们有了广泛的内在联系

某日,长途跋涉时
反复吟唱治愈系山水歌,不曾这般知足
待山雨欲来,远山被迷雾掩埋
路遇一位老中医
曰:万物皆可入药
人人皆可永葆一副好心肠

午后

叶琛

飘窗外边
一株月季顺从季节,发出午后干燥的低音
一个人的一无所知
忽然被夏天的门廊察觉
这些阳台上晾晒的衣服
交出原有的潮湿、重量,沉迷于虚无冥想

宽广的蓝掠过大地
包围了此时租所和租所里面
全部的生活迹象
有时候,这些痕迹是短暂的
也有时候,它们的消逝像是时光的买卖

我还是毫无保留地往下爱着
日常每一个细节:干净的瓷盘里
盛放紫色葡萄;蓄水池光滑的大理石
或者桃木梳断裂的缺口

这个下午,缄默接替了回首,我怀抱乌有
趴在窗口远眺
神秘的快乐,以一阵清风回应

石雕记

南歌

石头和石头有什么分别
除非雕琢它,给它户口和名字,
一个可以告别的家。

山水是另一种残酷,多深的睡眠
醒于锉刀多深的耳语。我躺在
手术台般的桌面上
一块灯光冻仿佛包裹来生
我的生命在急剧缩小
小如一颗葡萄,和另外的葡萄
串在一起,作为一件藏品的
主要部分,被改造。我和我
有什么分别,一生炫耀一个底座
除非我愤怒。我在江南的泥沼里
房价是最好的教育
一生只为了吐一个七彩泡泡。

你擦拭镜中的自己

郑委

那时你奔跑于田野间
如云彩飘于风中,你有很多远方。春光无限
你脱下鞋子
将脚伸入溪水,溪水哗哗吻过你的足尖

那时,你身披长风
你的手,捧着情郎送来的鲜花
你的眼里一片星空
你的心,饱尝世间所有的好
你有许多秘密
怕人知道,又怕人不知道

那时,你穿上红衣服
走出家门
在众人的目光中
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那一刻,你既是大人
又像一个小孩

那时
你双手忙于锅瓢盆碗
出入每一天的早晨,每一日的夜晚
你将光泽赐给沿途
赐给生活
你的祖国繁荣昌盛,你的灵魂
五谷丰登

如今,你两鬓霜白,偶尔走到镜子前
悄悄站立
用手擦拭镜中的自己
像小时候,用手认真擦拭镜上蒙着的雾气

列车驶过隆冬

王江平

列车停稳。鼎沸的人声中

回到你,一个我早就注意的人
从未言语。洁净的脸上,拴着
拒绝打开的两把新锁

渐渐地,有什么落下
——“雪!”微茫的白色,转眼
就覆盖了没有分别的视野内外
你没有反应。当然,我也从未期待过

就各自坐着,在窗口,起雾的手指
变得缥缈,且不可挽留。然而,刚才
我从你微启的嘴型中,获得
一个消失的叹气

这是真的!好像被雪刷白的这一切
必然会在某一刻对应到我们的生命中
你也会成为一个消逝的声音吗
亦或者是我?

也许应当保持沉默,让那些毫不相干的
潜意识,驱使着列车,继续往前行进
不多久,雪停了,或已在别处停了
走过的铁轨在静止的天空下,咔嚓合拢

还债的人

陈军

没有人告诉我欠这人间什么
遇见喜欢的就想爱着

你们什么都不说,我也不问
直到不会再责备,我也不问

清晨是虔诚的
叫醒自己,洗心革面

都在教会我记忆,珍藏
只有忘记是壮烈的,心向合十

我不是认真的人
有的人活着,就是活着

素未谋面
在天堂和地狱间,我们相遇

你这个无常,想带我去那里
无数次的挣扎,我才保留了这点尊严

这一切的愧对
只是想不到达被一再证实的终点

屋子里

陈立标

当一根右手食指开始颤动
微微的,一间屋子,已是秋天

她,将要说什么

被捕获。站在悲凉的秋天下
钢琴悲凉是多余的,只允,去倾听

就要说了

秋天是雪;雪,逃向溪流
溪流,她的目光

还是别说吧

两颗人心里鼓荡着秋天
屋子里鼓荡着秋天,勇气呢

她还是说了

秋天升到半空
两个人面对面